

耶稣会士李秀芳生平及其 《按照主题排列的拉丁语南京话词典》初探

葛 松

A Study on Benjamin Brueyre and his *〈Dictionarium Latino Nankinense Juxta materiarum ordinem dispositum〉*

GE Song

In 1814, the Jesuits were rebuilt in Rome, after which French Jesuits re-entered China. In July 1842, three missionaries, Benjamin Brueyre, Claude Gotteland, and François Estève, came to Shanghai, China, to carry out missionar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e Jiangnan Apostolic vicariate. During his work in China, Benjamin Brueyre also went to Shandong, Hebei and so on.

Jesuits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education. The French Jesuit missionaries made abundant accomplishments in Sinological research. In addition to translating some missionary-related works into Chinese, Father Benjamin Brueyre also had a three-volume Chinese-Latin dictionary *〈Dictionarium Latino-Nankinense〉*. And the third one *〈Dictionarium Latino Nankinense Juxta materiarum ordinem dispositum〉* was published in Hengtang in 1857. The whole book is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theme. It compares the vocabulary of Latin, Chinese phonetic notation and the writ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e by one. We believe that this book may has research value.

Key words: Benjamin Brueyre, Jesuits, Nanjing mandarin

关键词：李秀芳、耶稣会士、南京官话

一 耶稣会复会后的首批来华传教士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一七七三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Clement XIV）下达诏令宣布解散耶稣会，自此，遣使会（Lazarists）开始受命接管在华传教的相关事宜。但在此期间，耶稣会士们与遣使会士们一直和平共处¹⁾。在耶稣会士重新进入中国之前，最后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可能是乾隆时期的最后一位外籍宫廷画师贺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他著有最早的汉语官话《圣经》译本。贺清泰于嘉庆十九年逝世。

1) Fr Fernando Mateos S.J.: Suppression and Restoration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China

也正是在这一年，也即公元一八一四年，经过教宗庇护七世（Pius VII）的允许，耶稣会重新恢复了他们的传教活动。

在中国地区，自从一八一四年罗马重建耶稣会之后，会士们便开始了重返中国传教的计划，教众们都极力争取，北京和南京的传教士们都写信给教皇。一八三九年由教皇贵格利十六世（Gregory XVI）任命的山东宗座代牧（Vicar-apostolic）以及由江苏、安徽和河南三个省份组成的南京辖区的主教罗伯济（Mgr. Louis Bési）向罗马寄送了数封信件要求派遣传教士来到中国帮助他们完成繁杂而光荣的传教任务。一八四零年一月十三日，弗兰索尼红衣主教（Fransoni）也写信给传道总会请求罗特汉神父（Very Rev. Father Roothaan）派送三至四名神父来帮助罗伯济²⁾。

于是李秀芳（Benjamin Brueyre）、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和方艾济（François Estève）三位神父于一八四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从法国布雷斯特（Brest）出发。九月二十三日，他们到达菲律宾马尼拉，然后继续前进，十月二十一日在澳门被葡萄牙政府驱逐出境，随后他们前往当时受英国殖民占领的舟山群岛（Chusan Islands）避难，他们经由这里最终抵达了上海。南格禄和方艾济是在一八四二年七月十一日到达的，李秀芳则晚了数月与他们汇合³⁾。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传教士们前赴后继来到这片土地，献身于传教的使命。

由于当时北京教区仍由遣使会负责，因此复教后的首批耶稣会士先是选择来到上海，也即徐光启墓地所在地，开始正式重新在江南地区的传教活动，但是由于受到太平天国之乱等的影响，江南教区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真正稳定发展。一八五一年在全国上海主教会议期间，当时的北京主教孟振生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寄信给传信部，建议将北京教区划为三个代牧区，一个是直隶北部，一个是直隶东部，还有一个直隶西部，遣使会愿保留最重要的北部。一八五六年初，教廷拟议将直隶西南区划给耶稣会，直隶东南区划给外方传教会，外方传教会要求豁免，于是直隶东南区便也成为了耶稣会的辖区。于是在这次的教廷实施的教区行政改制中，将原来的北京教区和南京教区取消，转而改为四个代牧区，也即教廷将原北京主教区改为三个宗座代牧区：冀北、冀东南和冀西南，而原来的南京主教区则改为江南代牧区⁴⁾。其中江南代牧区（包括江苏和安徽）和直隶东南代牧区正式分配给耶稣会负责，其中冀东南代牧区又于一九二四年改名为献县代牧区⁵⁾。

二 法籍传教士李秀芳的生平

作为复会后最早一批回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对于李秀芳神父的研究在学界却几乎未见，我们认为这是比较可惜的，因此我们想要对李秀芳神父的生平以及其成就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一八一零年五月二十日，李秀芳出生于法国上卢瓦尔省唐斯市。他在勒皮昂韦莱读了小修院和大修院，于一八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加入耶稣会，然后去意大利和瑞士见习，后来又在瑞士弗里堡以及瓦勒佩勒皮等

2) Samuel 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M].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td., 1917:260

3) Samuel 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M].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td., 1917:260

4) 赵庆源. 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 [M]. 台南: 闻道出版社. 1980: 36

5) 戴丽娟. 从徐家汇博物馆到震旦博物院——法国耶稣会士在近代中国的自然史研究活动 [J]. 中共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四本, 第二分. 民国一〇二年六月: 329-385

地学习哲学。一八四二年李秀芳神父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进行传教工作。李秀芳神父在中国主要是在江南各地农村传教，偶尔返回到徐家汇。一八八零年二月二十四日，李秀芳神父死于献县。

来到中国后，罗伯济邀请李秀芳去到上海，他们要在江南创办一所修道院。李秀芳神父随后就到了张朴与两位同会修士会面，共同商讨相关事宜。他们认为，要使他们的信仰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首先就要培养出中国本土的传教士，中国教会是需要由中国人来传教的⁶⁾。于是，他们经商议决定，由李秀芳神父在松江农村的张朴桥创办一所修道院，物色有志传教的中国青少年入院受教。之后，这所修道院被命名“圣母无玷圣心修道院”，于一八四三年二月正式开始授课，招收第一批修生二十二人，他们从十三岁到十八岁不等，其中十七名属于江南教区，五名属于山东教区。因为当时此地有学校，而会士们认为修院需要有一个更加安静的环境，于是修院几经扩充迁址。先于当年迁至横塘（今上海教区骨灰堂所在地）、再迁张家桥，三迁董家渡，最后从董家渡迁往徐家汇。



张朴桥圣母无原罪始胎堂

张朴桥圣母无原罪始胎堂现在仍然保存完好，它作为天主教上海教区的一座历史悠久的著名教堂，位于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毗邻著名的朝圣地佘山。由于上海教区几件重大的事情都起源于张朴桥，该教堂也被称为“江南第一堂”。到了一八四九年，该地区共发展了天主教徒四千七百五十名。

自一八五六年至一八五九年期间，李秀芳神父又前往担任徐家汇修院院长一职。一八五六年元月三十日，教庭将直隶东南区划归耶稣会，成立代牧区。教区成立后，逐渐建起了要理学校、育婴堂和修院等设施。一八五九年，徐波理神父受郎怀仁（Adrien Languillat）主教的委派首先建起了会院，但直到一八六一年五月十三日修生们才能搬进新建成的修院。于是在修院未建好之前的一八六零年二月一日起，李秀芳神父便在威县赵家庄的简易土房内为三十多名准修生讲课三天，四日正式开学，七月一日统计修生共十二名⁷⁾。次年，由于匪患的威胁，修道院随同主教座堂向北迁徙到献县张家庄，从一八六零年到一八六九年共招收了十届修生。直到一八七八年，修道院共有大小修生三十八人。直隶东南代牧区在献县张庄的主教座

6) 江南第一堂——张朴桥天主堂. 信德报（第239期）2005，06，22

7) 献县教区的成立. 天主教沧州（献县）教区网站 <http://www.xianxiancc.org/showart.asp?id=45>

堂规模庞大，占地七百余亩，房舍有一千三百间，内有教堂六座，包括东西两大院，大修院起初位于东大院公鸡楼。此后教区又建成了六座小学，分布在教区各地，六个星期内来了十多名贫穷的孩子，教区免其学费，后来又建立了五所学校。

从一八五九年到一八六六年期间，李秀芳神父改为担任直隶东南代牧区的耶稣会会长。在这个过程中，李秀芳神父的传教之路也颇多曲折，遇到了各种困难。一八五九年三月，李秀芳神父携第一个直接由法国到此的许孔昭神父（M.Joubaud）抵达献县，但七月一日许神父便去世了，九月份刚来两个多月的徐听波神父得了伤寒，十月份郭宗城神父也病倒了。之后两位法国籍神父一位健康欠佳，一位也染上了伤寒。一八六三年春天，教区又受到了山匪的骚扰，白莲教武装骑匪和当地的土匪在山东一带到处抢掠，逼近教区。李秀芳神父与郎怀仁主教商议，决定加强防护总堂的安全。于是教友们和附近的百姓齐心协力筑造防御工事，他们在东大院围墙西边两角先修筑了炮台，另外在北墙中间修了一个大的炮台以抵御由村外来的强匪，炮台皆为半圈形，上置一门洋炮，另备洋枪数枝，以挡射近处的匪徒⁸⁾。到了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鲍恒理神父感染霍乱去世，七月三十一日依纳爵瞻礼于下午一点十分来这里做客的江南代牧年文思主教病逝献县，以至于郎主教在致巴黎省会长信中说“李秀芳神父有时都累的没有力气说话，我们担心会不会所有的人一起病死，赶快给我们派人来吧。”⁹⁾

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日，李秀芳神父卸任会长之职，转为专门翻译拉丁文、法文的圣书、圣歌，由鄂尔璧神父（Joseph Gonnet）接任会长。耶稣会做出如此决定，很可能是由于新上任的杜巴尔（Dubar Edouard）主教较为年轻，从经验资历上都不能和前任的郎怀仁主教相比，因此需要一位比较强势的会长在旁协助，鄂尔璧神父是江南区的会长，又曾担任代理主教，他似乎是比已经年迈的李秀芳神父更为合适的人选。鄂神父上任伊始，便设法为传教事业尽心尽力。

在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八年的大饥荒中献县及周边地区有许多人饿死，十分之七的人逃荒而去仅留下老人，神父们也纷纷病倒。一八七六年鄂尔璧神父去逝，一八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狄加禄神父死于伤寒，四月二十八日白思定护士修士去逝，五月四日气象台台长雷于达神父病逝。李秀芳等三位神父以及胜儒良及魏执中二位修士、工友、学生、孩子、贞女等五十多人都病倒了，杜主教伤心地说：“献县总堂像一座医院。”¹⁰⁾

李秀芳神父在他的中国传教生涯中一直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困难与挑战，无论是自身身体上由于远离故土而造成的水土不服以及各种病痛，还是遭遇外界各种例如匪患、饥荒等的天灾人祸，但是李秀芳神父始终都没有被这些考验压垮，而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为他所信仰的传教事业尽心尽力，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最终，他也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三 李秀芳神父的出版作品

李秀芳神父在传教之余，也有一些著书出版，例如他将一些传教作品翻译成中文，另外还编写了汉外

8) 献县教区总堂。天主教沧州（献县）教区网站 <http://www.xianxiancc.org/showart.asp?id=132>

9) 献县教区历史拾零（四）——第一任主教郎怀仁时期 <http://www.xianxiancc.org/showart.asp?id=3236>

10) 献县教区历史拾零（五）——献县教区第二任主教杜巴尔时期 <http://www.xianxiancc.org/showart.asp?id=>

字典等。出版的书与传教相关的有《中国大主教保圣若瑟圣月》《敬礼耶稣圣心月》《恭敬耶稣圣心经》等，其余还有与汉学相关的汉语拉丁语字典三卷本（《Dictionarium Latino-Nankinense》《Dialogi Nankinensi lingua》《Dictionarium Latino Nankinense. Juxta materiarum ordinem dispositum》）。

1 传教相关作品

李秀芳神父在实地传教的百忙之余，也不忘以文字继续进行传教的工作。一八六二年他出版了《中国大主教保圣若瑟圣月》，一八六三年出版了《补增圣母圣月》，一八七三年出版了《敬礼耶稣圣心月》，增补《慎之慎之》篇两卷，附《恭敬耶稣圣心经》。

一八六二年三月，在担任直隶东南代牧区耶稣会会长时，李秀芳神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中国大主教保圣若瑟圣月》，扉页写着是由“极西耶稣会士李秀芳述”。该书此后于一八六三年和一八六五年都有重版。后两版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内。



《中国大主教保圣若瑟圣月》全书共包括三十一章，契合每天的冥想主题，附录中还记录了祈祷词和赞美

诗¹¹⁾。

说到圣若瑟，我们可以先从《圣经》中对他的身份背景进行一定的了解。据玛一、16：“雅各伯生若瑟、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生耶稣，他称为基督。”玛一、18-25：“圣母玛利亚许配给若瑟，当圣子降孕童贞圣母净胎后，若瑟最初不明真相，颇感困惑不安。但待天神给他释疑后，大圣若瑟便全顺天主的命，便把玛利迎娶了过来。”路一、27：“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与达味家族中的一位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路二、4：“若瑟因为是达味家族的人，也从加里肋亚纳匝肋城，上犹大名叫白冷的达味城去。”由此可知，圣若瑟应当是达味的后裔，圣母玛利亚的净配，耶稣的养父。

圣若瑟对天主那似乎“不可信的话”，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地相信了。“他的服从使他成为整个人类获得救恩的工具。圣若瑟修有各种圣德，思言行为各得其宜。贞洁、安贫乐道、谦卑、服从等，无不登峰造极。我们由福音得知圣若瑟确为天主忠信的仆人；明智、忠贞、全心地完成了天主交付他的使命。尤其他的信德、服从使他成为整个人类救恩的工具。”因此，圣若瑟在基督的救恩工程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教会敬礼大圣若瑟，并奉他为普世教会的主保的原因。

天主教会圣若瑟的敬礼，最初常包括在耶稣和圣母的敬礼中。最早可考的是在八世纪时，在东方一些地区的考波特教会历，发起恭敬圣若瑟瞻礼，当时是在七月二十号纪念“木匠若瑟”，但仅限于局部，并且庆典也非常简单。到了十二世纪，十字军兴起时，三月十九日被定为圣若瑟庆节。一六二一年教宗额我略十五世钦定三月十九日为圣若瑟瞻礼。一八七零年教宗碧修九世声明圣若瑟为普世教会的主保及保护者。一九五五年教宗庇护十二世将五月一日定为“圣若瑟劳工节”。

关于圣若瑟成为中国的主保，应当是源于一六八八年（清康熙八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天主教会议，也即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二次代表会议¹²⁾。此次会议由葡萄牙籍成际理神父主持，各修会的传教士二十三人参加并签名。此次会议拟定了举行弥撒圣祭、施行终付圣事、婚配圣等有关规定四十二条。在一月二十六日的闭幕会上，全体神父一致选择了“童贞的净配、救主耶稣的鞠养父亲、荣福大圣若瑟”为中国大主保。这一选择，由殷铎清神父带往罗马，经圣座认可并郑重地予以批准。清代天主教广州会议，意义十分重大，从这时开始，全国各地出现了以圣若瑟命名的教堂，我国教友开始敬大圣若瑟，尤其是在三月十九日的大圣若瑟节这一天。一七二一年（清康熙六十年），奥地利籍费隐神父时任北京圣若瑟住院院长，为大圣若瑟兴建了一座华丽的圣堂，基石上刻有“在北京的耶稣会士敬献于中国大主保圣若瑟，一七二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勒石永志纪念。”这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座圣若瑟堂，被从罗马新来北京的奥斯定会神父称为“国都之堂”。位于上海四川南路三十六号的圣若瑟堂，是法国天主教会于一八六一年创建的，比北京圣若瑟堂要晚一百四十年¹³⁾。

世世代代的中国教友都承袭着热心敬礼中国主保大圣若瑟的传统。每到三月十九日这一天，圣堂和教

11) Albert Chan. Chinese Material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14th-20th Centuries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M]. Florence Taylor and Francis Ann Arbor, Michigan ProQuest, 2015:182

12) 1627年（明天启七年），天主教嘉定会议召开，这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次代表会议。1668年1月（清康熙八年），天主教广州会议召开，这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二次代表会议。1924年5月15日，天主教上海会议召开，这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三次代表会议。明代天主教嘉定会议，清代天主教广州会议，民国时期天主教上海会议，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三次重要的代表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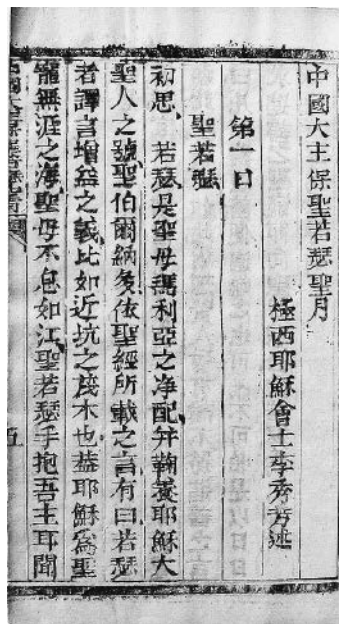
13) 张多默，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三次代表会议 [J]. 信德报. 2007第292期

友们都会自发组织各种活动庆祝大圣若瑟瞻礼。曾有人说：“大圣若瑟的形象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性格特点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默默无闻、谦逊朴实，特别展示了我们所经历的信仰生活的特征。大圣若瑟还是‘善终’的主保，而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非常注重生死的精神意义（即慎终追远）。”为此，中国教友对大圣若瑟非常敬重。这种关系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例如，许多圣堂（仅以上海为例，在九十多座堂中有十六座堂是以圣若瑟或以圣若瑟善终主保等来命名的）、教会机构（修道院、教区修会团体）、教会的慈善机构（孤儿院、老人院）、教会学校等，都是以大圣若瑟来命名的，一般是以三月十九日“圣母净配圣若瑟瞻礼”这一天礼节上最为隆重，各圣堂和基督信仰团体都举行奉献给大圣若瑟的弥撒圣祭。此外，各地教会还会有形式不同的各种庆祝活动¹⁴⁾。

按照教规，每年三月为圣若瑟月，需祈祷三十一天，每天有不同祈祷主题。

例如，在李秀芳的这本《中国大主保圣若瑟圣月》中，就有记录道：

第一日 圣若瑟 初思，若瑟是圣母玛利亚之净配，并鞠养耶稣大圣人号，圣伯尔纳多依圣经所载之言，有曰，若瑟者译言增益之义，比如近坑之茂木也，盖耶稣为圣宠无涯之海，圣母不息如江，圣若瑟手抱吾主耳闻…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代的耶稣教圣若瑟月的祈祷文：

圣若瑟月 祈祷 第1天：圣若瑟始蒙主宠 圣若瑟是圣母玛利亚的净配，吾主耶稣的养父。他的生平事迹，在福音经上记载虽然简略，但为一般信友所熟知。圣若瑟修有各种圣德，思言行为，各得其宜。贞洁、安贫、谦卑、服从等。圣教会对他的敬礼，先抑而后扬，正像徵着圣若瑟谦抑的典型…¹⁵⁾

14) 敬礼中国主保大圣若瑟 <http://www.ysan.top/article/pray/shengyue/ruose/2015/0414/141.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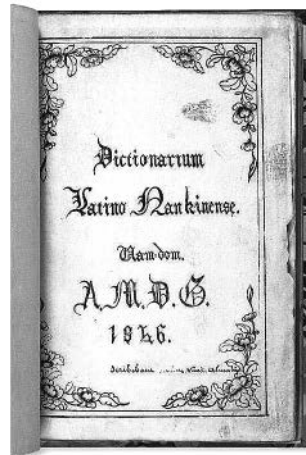
15) <https://sjccc.sjccm.com/index.php/zchn/prayer/31-days-prayer-in-the-month-of-saint-joseph-march->

前面也提到，本书开头就有写到这是“极西耶稣会士李秀芳述”，并且与现行通用的圣若瑟月祈祷文稍做比较后，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语言叙述在行文中是有差异的，可见这其中内容应当是李秀芳神父自行翻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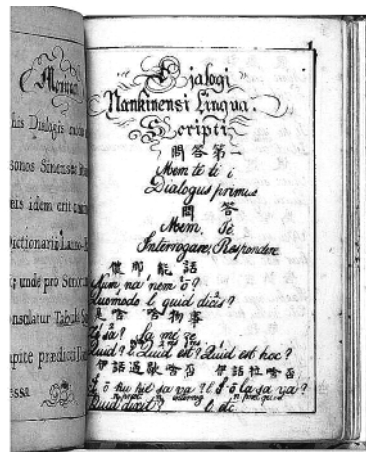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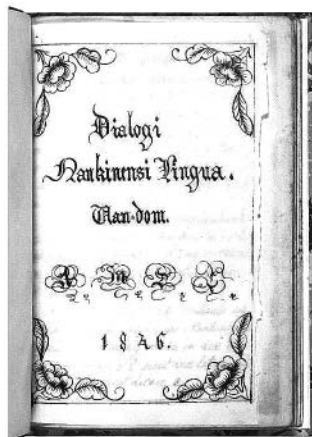
2 《Dictionarium Latino Nankinense. Juxta materiarum ordinem dispositum》《按照主题排列的拉丁语南京话词典》

李秀芳神父还著有《Dictionarium Latino-Nankinense》《拉丁语南京话词典》一书。这一系列一共由三本书组成，第一部的词典之后附有两本用相同语言写成的书，分别是：诸家名文选集读本和按照主题排列的拉丁语南京话词典。三本书都是由李秀芳和他的助手们在靠近上海附近的横塘的一个小的神学院中编辑印刷出版的¹⁶⁾。

(1) 《Dictionarium Latino-Nankinense》Wam-dom A. M. D. G. 1856 (一说1846年)



(2) 《Dialogi Nankinensi lingua》. Wam-dom, A. M. D. G. 1856 (一说184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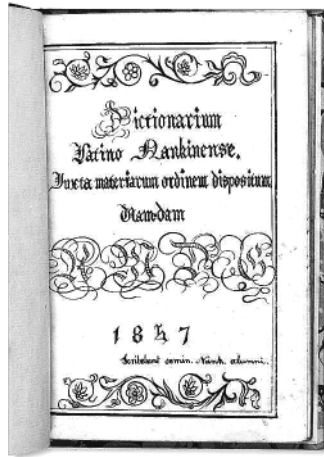


2016/2525-day-1-2016-03-01

16) <https://douglasstewart.com.au/product/dictionarium-latino-nankinense-dialogi-nankinensi-lingua-dictionarium-latino-nankinense-juxta-materiarum-ordinem-dispositum/>

这第二本书是可以看做是一本语言入门的初级课本，包括南京官话方言写成的问答对话以及对应的拉丁语翻译。总共包括二十五段中文对话，罗马字标音及拉丁语翻译。

(3) 《Dictionarium Latino Nankinense. Juxta materiarum ordinem dispositum》. Wam-dam, A. M. D. G. 1857 (一说1847年)



这第三本书是一本按照主题排列的拉丁语南京话词典，词语按主题排列于拉丁文小标题下，并列出罗马字标音和汉字翻译。

三本书都是小四开本，木板印刷，封皮为大理石纹的纸板¹⁷⁾。

这套拉丁语南京官话词典在考狄《Bibliotheca Sinica》中有所记录，但是只提到了前两本，对于第三本按照主题排列的汉拉词汇表，在各个传教士作品的主要书目中都鲜少提及。

《Bibliotheca Sinica》P738: Dictionarium Latino-Nankinense. Wam-dom A. M. D. G. 1846, scribebant Semin. Nank. Alumni. Autographië, auctore P. Benjamino Brueyre, S. J. in-8, pp. 650.

Suivi de: 1° Nomina propria, pp. xxii. — 2° Grammatica compendiosa de lingua Nankinensi seu Sonkianensi, pp. xxiv. — 3° Propriae Nankinensium locutiones, et de numeralibus, pp. xvi. — 4° Dialogi Nankinensi lingua, Wam-dom, A. M. D. G., 1846, pp. iv-180, 25 dialogues. - Le tout autographie; reuni en un vol. in-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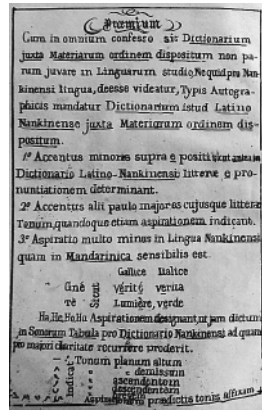
关西大学内田庆市教授在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e Lyon) 得到了第三本按照主题排列的拉丁语南京话词典¹⁸⁾。

17) <https://douglasstewart.com.au/product/dictionarium-latino-nankinense-dialogi-nankinensi-lingua-dictionarium-latino-nankinense-juxta-materiarum-ordinem-dispositum/>

18) 内田慶市. 世界図書館巡礼——東西文化交渉の書籍を求めて(4)——パチカン図書館・リヨン市立公共図書館 [J]. 関西大学図書館フォーラム. 23巻. 2018.06.30: 1-4

我们可以看到，全书共分为序言、正文和附录三大部分。

序言部分，作者首先提出编著这部书的初衷：作者认为按照主题排列的词典更加有利于学习语言，但是目前未见这一类型的南京话词典，所以他编排了这本词典。之后列出了一些本书标注音节时的特征，以及声调的标注符号等规则。



正文部分共五十九页，在第六十页，作者列出了一些教会用语以及一个正文的目录。目录中标注的是共有四十六个主题，其中有三十六个名词类，分别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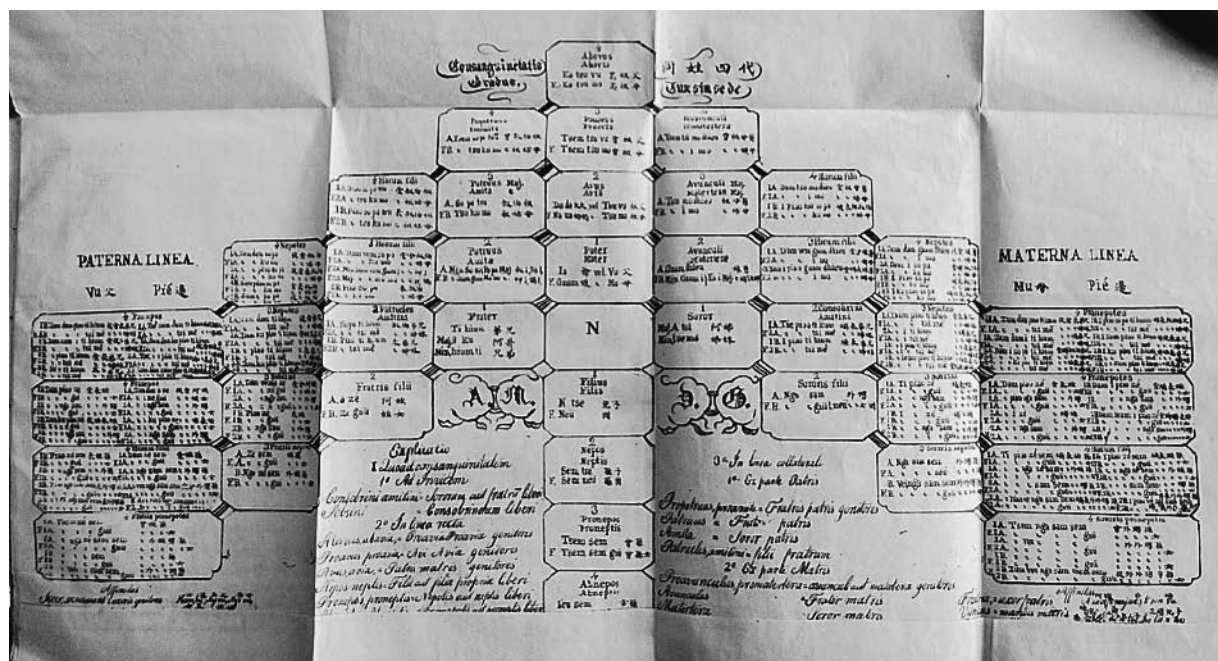
Animalia 动物、Arbores 树、Astronomia 天文、Aves 吊鸟、Arma 兵器，兵具、Ascetica 灵魂、Calendariu 瞻礼单、Caminus 火窑，窑灶、Cerealialia 种子，粮食、Cibi 吃个物事、Civitas 城、Cælum 天堂、Corpus 肉身、Cubiculum 房间、Culina 厨房、Cultus relig. 恭敬天主礼节、Domus 所在、Ecclesia 圣教会、Educatio 教训、Epistola 书信、Familia 人家、Flores 花、Fructus 果子、Guberniu 掌管、Grammatica 字文法、Homo 人、Infirmetas 病，生病、Instrument 傢生，傢伙、Mensa 台子吃饭、Necessarium 要紧个，小零碎、N.adjectiva 加添个名、Potus 水、Præpositiones 名前句、Professiones 手艺、Pronimina 代名句、Regio, rus 田地，乡下

在正文中，作者同时采取了下划线的形式来标示出代表类别的词语，但是在仔细阅读后，我们发现还有一些目录中没有但是在正文中有下划线标志的种类。因为经过确认，这些目录中未体现的词类和前后相邻的类别还是区分很大的，并不能够归为一类，所以我们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作者在制作目录时失误遗漏了，这样的名词类别共有十个，现将它们列出如下：

Catechism 问答、Cœnobium 会院，修院、Forum 衙门、Ludi 勃相傢伙、Personalialia 位个名、Possessiva 位主个名、Demonstrativa 指出个名、Relativa 指出别个名个句、Interrogativa 问个句、Absoluta (原文中未标注汉语翻译)

目录中的十个动词类，分别是：

谓前加上了“F”作为性别标记。



我们利用其中的汉语罗马字注音，大致总结了一下这本书中汉语语音系统的情况。

本书中声母记音符号共十九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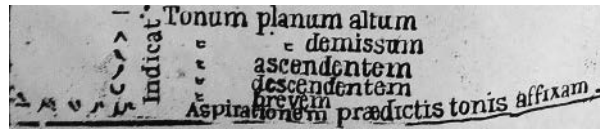
- P 皮白 M 马梅 F 蜂 V 黄文
- T 兔毒 D 头蝶 N 奶脑 L 龙栗
- K 壳个 H 灰花 Gn 尼人
- (K) 脚橘
- Ts 椒七 Dh 群 Z 泉 S 小橡 Ss 稣 H 香
- (Ts) 只子 (Z) 树虫 (S) 山桑
- (Ts) 朝草
- J 阳用 W 猬

韵母记音符号共二十六个：

- a 鞋伯白 e 亥鸭四十日 i 意七皮 u 乌窝鹅 o 夏花落国北 n 午鱼
- ao 道蚤 eu 走流头 uei 悔瑰 uo 瓜
- ia 药 ie 叶天板 iao 小吊 io 椒 ioo 鸟 ieu 秋袖 iu 取橘靴
- am 樱桑黄 em 根寸 en 分蚊 iam 香枪 eam 凉
- im 林星 om 放塘 um 东用虫 ell 而

声调有五个：

作者指出此语音系统中分为五个声调，分别是高平调、低平调、升调、降调和短调，分别用符号来表示。



其中还有一些读音看似比较“特别”的词，例如：

黄 Vâm、蚊 Mên、蝴 û、头 Deû、蛇 Zô、樱 âm、花 Hô、午 N̄、鹤 Ngõ、鸭 Ę、鹅 Ngû、凤 Vúm、鱼 n̄、雄 Júm、燕 Jé、窝 Kû、画 Võ、眉 Mí、鸟 Diào、脚 Jiã、药 iã、行 Âm、爱 Ę、俗 Zõ、饶 Gnô、宽 Kuē、大 Tú、夜 Já、完 Wei、全 Zié、讲 Kòm、干 Kêu、净 Zim、经 Kiêm、勿 Vê、拜 Pá、斋 Tsã、年 Gnê、耶 Já、稣 Ssü、上 Zòm、下 Ó、二 Gní、五 N̄、六 Lõ、夏 Ó、火 Hù、硬 Gnán、石 Zã、问 Mên、解 Kã、话 Ó、会 Wéi、而 éll、皮 Bì、麦 Mã、穗 Sé、饮 Jém、饭 Vê、食 Zõ、肉 Gnõ、圆 ieû、芽 Ngã、行 Ôm、衙 Ngã、朝 Zão、廷 Dim、店 Tié、眼 Gnè、睛 Tsim、房 Vôm、镬 Ö、堂 Dãm、迎 Gnêm、护 û、伯 Pã、叔 Sõ、爹 Tiã、寒 Eû、吃 Kiõ、水 Sè、河 û、鞋 Ā、买 Mã、借 Tsiã、换 Wé、红 ùm、父 Vu…

当然，作者的注音似乎并不是十分严谨，偶尔会出现相同的字但罗马字标音略有差异的情况。甚至连封面也是，我们可以发现，前两本，也即《Dictionarium Latino-Nankinense》和《Dialogi Nankinensi lingua》，他们的出版地写的是“Wam-dom”，而第三本《Dictionarium Latino Nankinense. Juxta materiarum ordinem dispositum》则是写作“Wam-dam”，两者应当都是指“横塘”这同一个地名，但是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拼法。另外书中还存在一些词语重复出现的情况，这些都可能是属于作者的编排失误。

对于本书所记录的语音音系归属问题，首先，由于作者在书名中便注明这是一本拉丁语南京官话词典，所以我们可以先将本书的语音系统同比较权威的赵元任先生（1929）对南京官话语音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

赵元任先生总结南京官话的性质，从大的分类来看，在声母方面主要有三点：1、l, n 不分，都并入 l；2、j, ch, sh 跟 tz, ts, s 不混；3、没有 ng 母，别处用 ng 母的都用元音起头。在韵母方面有四个特点：1、en, eng 不分，都作 eng。in, ing 不分，都作 ing；2、an, ang 不分，都作 ang。uan, uang 不分，都作 uang；3、o (渴), e (客) 不混；4、有 o 而没有 uo。在声调方面：有阴阳平，上去各一种，有入声。具体来说南京官话音系大致如下：

声母共二十个：

白 p	拍 p'	墨 m	拂 f
得 t	忒 t'	勒 l	
格 k	克 k'	黑 x	
基 tc	欺 tc'	希 c	
知 tʂ	蚩 tʂ'	施 ʂ	日 z

兹 ts 雌 ts' 思 s

韵母共四十个：

ɿ 思 ʅ 施 ɐ 他 o 痂 ɔ 恶 ə 舍 ε 厄 e 爹 aæ 哀 əi 杯 au 嗽 əu 欧 ē 天 ā 安 əŋ 恩 oŋ 翁 əʳ 儿
 i 衣 ie 鸦 io 药 ie 爷 iaæ 鞋 iao 腰 iəu 幽 iē 烟 iā 央 iŋ 因 ioŋ 雍
 u 乌 ue 蛙 uε 国 uaæ 歪 uəi 威 uən 温 uā 汪
 y 迂 yə 靴 yε 月 yē 冤 yin 氲

声调共五个：

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¹⁹⁾

如果与前面我们总结的本书的语音系统进行对比，可以感觉这似乎并不是同个语音系统。

根据作者的自身经历，以及该书出版的地点等线索，无论是他最先登陆的地点，还是后来任职的徐家汇、张朴桥，抑或是本书的出版地横塘，可以发现基本都是在上海或是围绕在上海的周边地区。众所周知，南京官话属于北方方言江淮官话区，而上海方言属于吴方言区，两者有较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上海方言的语音体系。

根据顾钦（2008）按照《方言调查字表》总结出来的上海市区方言的音系结构：

声母共二十八个：

[p]	拨波	[p']	泼坡	[b]	勃步	[m]	没母	[f]	法夫
[v]	佛扶	[t]	得多	[t']	塔拖	[d]	特度	[n]	纳尼
[l]	勒路	[k]	割加	[k']	客掐	[g]	搞共	[ŋ]	额我
[h]	好灰	[tɕ]	基积	[tɕ']	欺凄	[dz]	其极	[ŋ]	软娘
[ɕ]	希西	[z]	席谢	[ts]	资知	[ts']	痴疵	[s]	斯诗
[z]	寺事	[ø]	衣乌	[ɦ]	坏还				

韵母共三十五个：

[ɿ]	资知	[i]	衣烟	[u]	乌窝	[y]	迂吕
[A]	太鞋	[iA]	亚夜	[uA]	娃怪		
[o]	茶花						
[ɜ]	可鹅						
[E]	单兰			[uE]	湾掬		
[ø]	安端						
[ɔ]	包高	[io]	腰条				
[ei]	雷类			[uei]	灰亏		

19) 赵元任. 南京音系 [J]. 《科学》第八期第十三卷1929: 1007

[ɣw] 欧斗 [i ɣw] 流休
 [Ã] 党张 [iÃ] 央两 [uÃ] 汪横
 [eɲ] 恩争 [iɲ] 因英 [ueɲ] 温困 [yɲ] 云军
 [oŋ] 风中 [ioŋ] 雍荣
 [ɛʔ] 鸭压 [uaʔ] 挖刮
 [oʔ] 角叔
 [ɪʔ] 笔力 [y ɪʔ] 浴越
 [əɾ] 儿尔 [m̩] 姆呀 [ŋ] 五鱼

声调共五个：

阴平	53	高天江飞医
阴上	34	走好懂太矮
阳去	13	来同有外鞋
阴入	5	各迫笔决压
阳入	<u>12</u>	白木学浊合 ²⁰⁾

将这三个语音体系进行比较，我们认为，李秀芳的这本书中所记录的标音首先明显不是南京方言语音。其次，虽然记音符号不同，但是根据大致的读音，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字词的读法，我们认为这本书中所记录的语音体系应当更接近上海方言的语音。

另外书中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词汇，例如：

物事、勿好、晓得、夜饭、汤团、认得、弗要、望、钮子、脚块子、肋旁骨、盘牙、脚馒头、嘴唇皮、揩、眼乌珠、眼炮皮、囡、囤、娘姨、爹爹（Tiā tiā，父亲义）、变丘（不好）、勿晓得、瓢羹、盖头、温墩水、侬（你）、伊（他）、我个、侬个、打瞌睡、吃酒…

这些词都是吴方言中使用的词语，也并不属于南京话。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该书实际记录的是上海方言的语音词汇，而非南京官话。

四 小结

李秀芳神父自一八四二年来到中国之后致全力于培养耶稣会修士，致力于宣扬教会信念，协助中国耶稣会的发展，最后客死异乡。他主要在上海、江苏、河北、山东等地传教办学，并且协助创办了张朴桥圣母无玷圣心修道院，担任过徐家汇修院院长、直隶东南代牧区的耶稣会会长等职务。李秀芳神父还出版了《中国大主保圣若瑟圣月》、《补增圣母圣月》、《敬礼耶稣圣心》等教义相关书籍，对传教作出了较大的贡

20) 顾钦. 最新派上海市区方言语音的研究分析 [J]. 东方语言学. 2008,02 : 70-128

献。另外，他还著有汉学相关的汉拉字典《Dictionarium Latino-Nankinense》三卷本。

他的《Dictionarium Latino Nankinense Juxta materiaram ordinem dispositum》(《拉丁语南京话词典》)，虽然名为南京话词典，但实则其中所记录的汉语并非南京方言，而是上海方言。即使到了清代后期北京音已经获得了官话正音的地位，但是当时南方的文化程度以及经济状况还是好于北方，故而南京话还是延续了明代以来的传统和习惯，在各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李秀芳之类的传教士们在著书时，出于某些原因，例如可能由于想要更加普及自己的作品等，才选择将书名定为“南京话”。但是经过此例，我们认为对于各书中的真实语言状况，除了从作者自述、标题等显而易见的地方找寻线索以外，仍需谨慎考量，以防作出错误的判断。

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是来宣传耶稣教教义，所以他们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首先要解决的是与当地人的沟通交流的问题。而语言作为沟通交流过程中的重要工具，就具有了无比关键的地位。身负传教大任的传教士们都会首先学习当地的语言，也即中文，以便工作的顺利展开。而耶稣会士向来重视教育，博学多识，甚至有许多本身就具备很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一些拥有优秀语言学基础的传教士们。耶稣会士们传教，当然是希望受众越多越好，所以，他们一定会选择运用范围更广泛的全国通用标准语去学习。于是，对于标准语的学习应当是在耶稣会士们之间最为流行的。前面也说到，南京官话在明清几百年间，其作为流行的标准语的地位是几乎未有动摇的，直到清末民初才逐渐没落。因此它也自然成为了会士们学习的最佳选择之一。并且当有前人顺利掌握之后，他们自然会将其用自己认为更加易懂的方式记录下来，著成教科书或是字典，便于之后来华传教的会士们学习使用。

参考文献

- [1] Albert Chan.Chinese Material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14th-20th Centuries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M]. Florence Taylor and Francis Ann Arbor, Michigan ProQuest, 2015: 182
- [2] Samuel 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M].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td, 1917: 260
- [3] 刘俊馥, 王玉川合译. 利玛窦全集·书信集 [M]. 台北光启出版社. 1986 : 446
- [4] 裴化行. 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M]. 商务印书馆. 1936 : 328
- [5] 张宏生. 戈鲲化集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 290
- [6] 赵庆源. 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 [M]. 台南: 闻道出版社. 1980 : 36
- [7] 内田慶市. 世界図書館巡礼——東西文化交渉の書籍を求めて(4)——バチカン図書館・リヨン市立公共図書館 [J]. 関西大学図書館フォーラム. 23卷. 2018.06.30 : 1-4
- [8] 戴丽娟. 从徐家汇博物馆到震旦博物院——法国耶稣会士在近代中国的自然史研究活动 [J]. 中共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四本, 第二分. 民国一〇二年六月 : 329-385
- [9] 顾钦. 最新派上海市区方言语音的研究分析 [J]. 东方语言学. 2008, 02 : 70-128
- [10] 张多默. 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三次代表会议 [J]. 信德报. 2007第292期
- [11] 张卫东. 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 [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15卷. 第3期. 1998, 08 : 73-78
- [12] 赵元任. 南京音系 [J]. 《科学》第八期第十三卷1929 : 1005-1036